

言语行为动词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张 雁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本文以对外汉语教学为视角，对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界定，给出了成词条件和形式标志，认为言语行为动词是一个家族相似性范畴，并将之分为行事动词、说话动词和拟音动词三类。本文选取两个表情类行事动词，调查了它们在三部学习词典中的处理情况，发现这些词典在释义、示例、同义词辨析，尤其是语用信息说明方面都有待完善。之后，分析了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言言语行为动词的偏误实例，分析表明，为搞好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要重视跨语言比较研究，重视词汇的语义特征和语用信息的说明。最后，提出了几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言语行为动词；言语行为；语义特征；语用信息；对外汉语教学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peech Act Verb (SAV), gives the conditions of being SAV and the syntactic marks, and considers that SAVs are a family similarity categor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llocutionary verbs, Locutionary verbs and Phonically descriptive verbs. This paper chooses two expressive verbs from the Illocutionary verbs and investigates their processing in three learning dictiona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dictionarie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interpretation, example, synonym discrimina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ragmatic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After that, it analyses some examples of errors made by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 learning Chinese SAV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vocabulary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emantic features and pragmatic information of vocabulary. Finally, several issues deserving of further discussion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peech Act Verb; speech act; semantic feature; pragmatic information; TCFL

一、为什么要研究言语行为动词

让外国学习者学会正确、流利、得体地使用汉语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言语得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用知识的习得。在人际交往中,能否得体地施行称呼、问候、请求、道谢、道歉、拒绝等言语行为及相应的回应行为,关乎交际的成功与失败。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这类言语行为的习惯大多存在差异。外语学习者或对目标语言语用知识的了解不够充分,或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实施这些言语行为时常有偏误出现。因此,与这些言语行为相关的语用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吕文华、鲁健骥,1993;邓恩明,1996)。与此相应,教授表示这些言语行为意义的动词,就不能仅仅是告诉学习者该动词的意义和句法特点,还应将相关的语用知识介绍给学习者。可以说,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 本文简作 SAV)是习得言语行为的路标。

SAV 中有一类特殊的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说出带有某个施为动词的句子,就实施了该动词所标示的言语行为,如:

- (1) a. 我衷心感谢你的帮助!
 b. 我保证不转发这条消息。

(1) a、(1) b 中的“感谢”“保证”就是施为动词。研究施为动词可以得到语言使用的基本目的的分类(Levinson, 1983),加深对该语言句类知识的认识(吴剑锋,2016),从而为语言教学提供更多元的语言知识的帮助。

SAV 是从概念系统的角度给动词分类所得到的一个次类,与之相对的是心理行为动词和物理行为动词。研究言语行为动词可看清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常用的 SAV,如“说、讲、谈”以及“说话、

讲话、谈话”,它们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下面的(2) a、(2) c、(2) e、(2) g、(2) i、(2) k、(2) m 可以说,而(2) b、(2) d、(2) f、(2) h、(2) j、(2) l、(2) n 不能说,或者所表达的意思不同?

- | | |
|-----------|---------------|
| (2) a. 讲课 | b.* 说课 |
| c. 说动了他 | d.* 讲动了他 |
| e. 谈天、谈心 | f.* 说/讲天、说/讲心 |
| g. 谈天说地 | h.* 说天谈地 |
| i. 座谈 | j.* 座说/讲 |
| k. 讲座 | l.* 说/谈座 |
| m. 约谈 | n.* 约说/讲 |

不做深入研究,不了解这些常用 SAV 的语义特征,就无法回答以上问题。

二、言语行为动词的界定

言语行为动词是表示通过言语行为来完成某个事件的动词,Leech (1983)称其基本意义为具有“说”的性质的动词。根据这个定义,“叫喊、朗读、感谢、坚持、交流、开会”等词算不算 SAV?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得了解 SAV 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以及 SAV 的成词条件。

(一) SAV 与言语行为的关系

SAV 表示言语行为,但二者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种言语行为可能由几个言语行为动词来表达。比如,因做了对别人不好的事而向其表示歉意或认错的行为,可由“道歉、致歉”来表达;又如,因别人做了不好的事而向其表示不满或指出其缺点、错误的行为,可由“责备、责怪、指责、斥责、谴责、批评”等词表达。

同一个言语行为动词也可能表达几种不同的言语行为。比如,“说”可以表达四种言语行为。
 ①用言语表达意思:我不会唱歌,只说了个笑话。

②解释：经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③责备，批评：爸爸说了他几句；挨了一顿说。④说合，介绍：我给你说个婆家，怎么样？又如，“骂”可以表达两种言语行为。①用粗话恶语侮辱人：你干吗骂别人娘呢？不要动不动像个泼妇去骂街。②斥责：爸爸骂他不长进。

还有一些言语行为没有动词来表达。比如，别人对你说“谢谢”时，你说“不用谢、不客气”，表达这个行为的动词是什么？“答谢”？“辞谢”？显然都不是，这属于词汇空缺现象。

以上涉及同义词、一词多义以及行为范畴化的问题，在动词与其他行为如物理行为(physical act)、心理与认知行为(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act)的关系中也都存在。在SAV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中比较独特的是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的问题。且看例句。

- (3) a. 张三抽烟。 a.' 我告诉你，张三抽烟。
 b. 张三抽烟吗？ b.' 我问你，张三抽烟吗？
 c. 张三，抽烟！ c.' 张三，我命令你抽烟！
 d. 张三抽烟， d.' 我答应你，张三抽烟，我一定抽。

(3) a、(3) b、(3) c、(3) d 包含一个共同的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即都表述了“张三抽烟”这个命题，但是包含了四种不同的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①(3) a 为陈述；②(3) b 为疑问；③(3) c 为祈使；④(3) d 为允诺。表达这些施事行为的动词叫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如“告诉、问、命令、答应”等。包含这些施为动词的句子就叫显性施为句，没有这些施为

动词却表达了相应施事行为的句子就是隐性施为句。以上(3) a、(3) b、(3) c、(3) d 都是隐性施为句，(3) a'、(3) b'、(3) c'、(3) d' 以及(1) a、(1) b 则是显性施为句。

相同的隐性施为句在不同的语境下，所对应的显性施为句往往不同。比如，(3) b 也可能是说话人在请多个人抽烟的场合中所施行的请张三抽烟的行为，即以疑问形式表达了祈使意图，这种表面形式与实际意图不一致，需要听话人借助语境或社会规约来理解的言语行为称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又如：

- (4) a. 可以把门关上吗？
 b. 妈妈，我肚子饿了。
 c. 这是你做的好事！
 d. 你再说一遍！

(4) a 表面上是询问，实际上可能是说话人请求某人把门关上或请求某人允许把门关上；(4) b 表面上是陈述，实际上可能是说话人请求或催促妈妈做饭或给说话人吃的东西；(4) c 表面上是赞叹，实际上可能是责怪或讽刺；(4) d 表面上是命令，实际上可能是劝阻或威胁。

(二) SAV的成词条件

先看看言语行为在构成上的特点。Searle(1969)认为言语行为由言说行为(utterance act)、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和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三个次行为构成。Searle的utterance act和propositional act大致等于Austin(1962)的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行为。而Austin指出，说话行为由以下三个次行为构成：①发音行为(phonetic act)；②吐词行为(phatic act)；③表意为行为(rhetic act)。

从③到①逐级蕴含，相反则不成。也就是说，我们说任何事情都蕴含以上三者。但单纯的发音行为不过是发出一些噪音，不一定是符合某种语言构

词规则的语词以及符合其语法规则的语词串,亦即不一定导致吐词行为的产生;而发出符合某一语法规则的语词串,同样不一定导致表意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这一串语词不一定是说话者的意指(sense or reference)。Austin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证明②不一定导致③,比如:

(5) a. He said “get out”.

b. He told me to get out.

第一句中的 get out 表示 he 说了这样两个英文词,但他可能不会说英语,或者说英语但毫无所指,可能是偶然听见别人说而模仿一下,只是一个吐词行为;第二句间接引语中的 get out 则不同,这是说话者 he 的意图所指,因此,是一个表意行为。Austin 还举出我们可能会读一个拉丁文句子,但不知道那些语词意思的例子。显然,读拉丁文句子这个行为只是一个吐词行为。

根据 Austin 关于说话行为的分析,可以判定:如果一个动词所描写的行为蕴含发音、吐词、表意三个成分,这个动词就是一个 SAV。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①吐词行为一定蕴含发音行为,但表意行为却不一定蕴含吐词行为。②所表行为蕴含吐词、表意成分只是一个动词成为 SAV 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吐词、表意成分只是一个动词义域中的边缘性成分而没有得到凸显的话,那么这个动词多半不是 SAV,比如“竞选”“开会”一类动词。

因此,根据是否蕴含吐词成分,可以判定“叫喊、叫唤、嚎叫、哀嚎、吆喝、呻吟”等词不是 SAV。根据是否蕴含表意成分,可以判定,“读、朗读、背、背诵、译、翻译”等词不是 SAV,它们所表示的只是蕴含认知成分的吐词行为。

在形式标志上,一个 SAV 至少要满足下面任意一个条件:①有言语义构词语素;②可带语词性

宾语;③可带语词性状语;④可用“连声”“口头(上)”“书面(上)”等词做状语。

这些形式标志也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一个动词若不能满足其中任意一个条件,则它一定不是 SAV;若满足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条件,也不一定是 SAV。

(三) SAV 范畴与动词的 SAV 用法

SAV 是一个家族相似性范畴,就吐词、表意特征在不同动词义域中的凸显程度来看,从 SAV 到非 SAV 可分出四个层次。

1. 唯 SAV

如“告诉、答应、建议、商量、批评、推荐、赞扬”等,这些动词是 SAV 的核心成员,吐词、表意是这些动词义域的全部内容。

2. 准 SAV

如“感谢、埋怨、总结、支持、威胁、欺骗、拒绝”等,这些动词的义域兼跨几个范畴,吐词、表意是其义域的主要部分。如“感谢”就兼跨言语行为、心理行为甚至物理行为范畴,且看例句:

(6) a. 事后,那几位年轻人连声感谢这位“老前辈”。

b. 在为中国专家举行的告别宴会上,马基耶夫斯基对陈棣大使的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c. 我想感谢一下,可不知该送范老师什么。

(6) a “感谢”由“连声”修饰,显然是 SAV; (6) b “感谢之情”说明“感谢”也是一种心理行为;而 (6) c “送范老师什么”表明前一分句中的“感谢”所表示的还是一种物理行为。

3. 类 SAV

如“交流、接受、采纳、坚持、卖弄、赠送、捎、传”等,这些动词的义域主要在非言语行为范

畴, 不含吐词、表意成分, 但它们可以用于言语交际场合, 带上语词性宾语或状语, 临时获得这一语义特征。这些动词不是 SAV, 但它们具有 SAV 的用法。如:

- (7) a. “你也吃, 妈。”他奶声奶气地坚持着。
 b. 朱总提出要为徐老庆祝 80 大寿, 徐老坚决不同意; 朱总坚持一定要做。
 c. 方明不是不懂, 但她坚持她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 (8) a. 快捎几句话给巴老……
 b. 他捎话让我带了他的行李过去。
- (9) a. 有个朋友关在里面, 请你帮忙传个话。
 b. 执行人员要求当地法院传话给王某某, 希望他能正确对待这次执行。

(7) a “坚持”有“奶声奶气”做状语, 是坚持说的意思; (7) b “坚持”用在言语行为语境中, 似乎也含有坚决要求、坚持说的意思, 但解释为认知心理行为也未尝不可; (7) c 则只能解释为认知心理行为和抽象的物理行为。“坚持”在 (7) a 中获得 SAV 用法是临时的; (8) 的“捎”和 (9) 的“传”, 都因其宾语是“话”而临时获得 SAV 用法, 意思相当于“转告”。若将 (8) b 的“捎话”和 (9) b 的“传话”看成是复合词的话, 那么它们都是 SAV 了。这些动词之所以可以临时获得吐词、表意的语义特征, 是因为隐喻或转喻在语用中发挥了作用。不少 SAV 都是这样从物理行为范畴和认知心理行为范畴进入言语行为范畴的。

4. 非 SAV

如“调查、会见、开会、竞选”等。这些都是社会交际类动词, 跟“撞击、爬行”等物理行为类动词不同, 它们的义域中含有吐词、表意成分, 如“竞选”, 显然涉及言语行为, “调查”还能说“调

查方言”, 带言语及语词性宾语。但正如上节所言, 它们所涉及的言语行为, 只是这些动词义域的背景, 是边缘性成分, 未被聚焦凸显, 因而不能归入言语行为范畴。

准 SAV 兼跨言语及其他行为范畴, 类 SAV 具有 SAV 用法, 和一词多义不同。前二者是义域范围的大小及其中要素的凸显度问题, 后者是义位多少及其划分的问题。如:

- (10) a. 他一口拒绝了我, 拒绝接受我的礼物。
 b. 不要这样大声威胁孩子。
- (11) a. 没什么东西送你, 送你几句话吧。
 b. 他时不时在众人面前卖弄几句洋文。
- (12) a. 跟着我又叮了他一句, 他说明天准去, 我才放心。
 b. 蚊子叮了我一口。

(10) “拒绝”“威胁”都是准 SAV, 施行这两个行为可以用言语, 也可以用肢体动作, 它们的义域兼跨言语行为和物理行为两个范畴。(11) “送”“卖弄”都是类 SAV, 它们更多地用于物理行为, 在例句中它们都带语词性宾语, 通过隐喻临时获得 SAV 用法。(12) a 和 (12) b 中的“叮”分别表示追问和叮咬, 属于本质意义不同的两类行为, 因此是两个不同的义位, 当然这两个义位是有联系的, (12) a 应是从 (12) b 隐喻引申而来。再比如上面 (9) 的“传”是转交义, 属于类 SAV, “传话”就像“传球”, 是隐喻; “传”还有传讯义, 可说“传犯人上庭”, 这是唯 SAV 的用法, 是“传话”的“传”进一步引申的结果。

后面各节讨论的 SAV 包括唯 SAV 和准 SAV, 不包括类 SAV。

三、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

(一) SAV的分类标准

SAV 范畴内部是否能够分类、怎么分类,一直是语言哲学、语用学和语义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Wierzbicka (1987) 认为言语行为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复杂各异,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因而没有办法划分整齐类别。钟守满(2008)从信息传递方向的角度把 Wierzbicka 的 227 个 SAV 分成单向(左向,如“问、打听”等;右向,如“告诉、命令”等)、互向(如“商议、讨论”等)两个类。这个分类总体上有一定道理,但是单向类中分左向、右向是不恰当的,“问、打听”的目的是从听话人那里索取信息(即所谓左向),而这两个动词所表行为仍然是说话者传递信息(即索取信息的信息)给听话者,与“告诉、命令”等词无异。因此,这个分类对分析 SAV 的用法作用不大。

Leech (1983) 为了观察说某种语言的人们是如何谈论(talk)言语行为的,从描写主义(descriptive approaches)的角度将英语的 SAV 划分为内容描写性动词(Content-descriptive Verb)、语音描写性动词(Phonically Descriptive Verb,如mutter)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动词(如say)三个大类。内容描写性动词分为说话动词(Locutionary Verb,如describe)、行事动词(Illocutionary Verb)和取效动词(Perlocutionary Verb,如persuade)三个次类;行事动词又分断定(assertive,如state)、指令(directive,如request)、承诺(commisive,如promise)、表情(expressive,如thank)、疑问(rogative,如query)五个次类。

我们赞成 Leech 从描写主义的角度给 SAV 分类的做法,但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分类框架。

第一,内容描写性动词和语音描写性动词之间没有必要立一类中性动词,Leech 所举的例子 say、repeat、reply 等跟 describe 一样,都是说话动词。

第二,说话动词不应归入内容描写性动词的次类。Leech 没有定义说话动词,仅仅为了对应言语行为中大体存在的说话、行事和取效三个次行为而做出这种分类。说话动词实际上是对说话行为本身的描写,Leech 举出的例子仅 describe 一词。根据 Wierzbicka (1987) 的说法,describe 和 repeat 一样都表示说话方式。

第三,内容描写性动词中分出取效动词一类也没有必要。一些 SAV 的语义结构中虽然包括言语行为的目的、结果要素(有的甚至表征为语素),但仍然属于言语行事动词。比如,英语文献中常举的跟 ask 在语义上对立的取效动词 persuade,语源上是“per-(义为thoroughly)+suade(义为to advise,urge as desirable)”,可见它应跟 advise 和 urge 同属指令类动词,句法上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SAV 只需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分为行事动词、说话动词和拟音动词(即“语音描写性动词”的另一种说法),第二层根据行事动词所描写的事件类型不同而分为五个次类。行事动词很多都是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描写的是言语行为所做的事件(matter);说话动词描写的是言语行为的方式(manner);拟音动词描写的是言语行为的声音,实即说话的方式,本可并入说话动词,只是方式特殊,才独立一类。

(二) 汉语 SAV 的分类

表 1 是汉语 SAV 的分类。

表 1 汉语 SAV 的分类

| 大 类 | 次 类 | 举 例 |
|--|------------------|--|
| 行事动词 (Illocutionary Verb) | 断定类 (assertive) | 表示 告诉 介绍 说明 通知 // 报道 告 解答 指出 转告 报告 承认 解释 强调 提倡 宣布 证明 总结 说 ₃ |
| | 指令类 (directive) | 叫 要求 // 吩咐 建议 劝 约 指示 传 催 禁止 求 请求 邀请 招呼 ₂ |
| | 承诺类 (commissive) | // 保证 答应 ₃ |
| | 表情类 (expressive) | 问好 表扬 反对 感谢 谢谢 批评 同意 // 答应 ₂ 肯定 问候 笑话 安慰 称赞 教训 骂 批判 批准 赞成 招呼 ₁ 祝贺 说 ₂ |
| | 疑问类 (rogative) | 请问 问 // |
| 说话动词 (Locutionary Verb) | | 会话 回答 讲 说 ₁ 谈 讨论 // 表达 补充 吵 答 答应 ₁ 道 顶 对话 发言 复述 会谈 讲话 聊 聊天儿 描写 商量 谈话 谈判 议论 争 争论 座谈 |
| 拟音动词 (Phonically Descriptive Verb) | | 嘀咕 咕哝 叽咕 嘘 |

表中所举的各类例子主要出自《汉语水平词汇等级与汉字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前的是甲级词,//后的是乙级词,共 85 个(包括拟音动词,不同义项在不同类的词只算 1 个)。《大纲》四个等级所收的 SAV 大约有 280 个左右,未收拟音动词。

表中有些词语因义位或含义 (sense) 不同,而分属不同的类,如“说、答应、招呼”等。且看“答应、招呼”的用例。

- (13) a. 叶子龙和汪东兴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b. 我连悔带恨哪, 不该答应你们给我减肥。
 c. 有人求副支书郝振杰从银行贷款, 答应给一定比例的回扣, 同样被他拒绝了。
- (14) a. 这时来了一对布依族父女, 他又用布依语招呼父女俩。

b. 他知道暴风雪来了, 连忙招呼后面的车子加大油门。

(13) a 中的“答应”属于说话动词, (13) b 属于表情类行事动词, (13) c 属于承诺类行事动词。(14) a 中的“招呼”是表情类行事动词, (14) b 则是指令类动词。Leech (1983) 也指出, 他所分的不只是动词的类, 也是动词含义的类。因含义或用法不同而归属不同的类, 这是 SAV 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四、汉语学习词典中的言语行为动词

为了了解 SAV 的特点在学习词典中是否得到说明, 我们从表 1 中选取两个表情类 SAV “批评 (唯 SAV)” 和 “感谢 (准 SAV)”, 考察它们在以下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 1999),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 1995),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 (初级本)》(徐玉敏,

2005)。三部词典依次简称为《孟本》《孙本》《徐本》。主要考察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 释义。看是否揭示出 SAV 吐词、表意的特性。

(一) “批评 (唯 SAV)” 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表 2 展示了 “批评” 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表 2 “批评” 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 词典 | 释义 | 释词 | 示例 ¹ | 语用信息说明 | 同义词 |
|------|--|------------------------|---|--------|-----|
| 《孟本》 | 指出缺点和错误。 | 指: 指点/ 指点: 指出 来使人知道 | ~我不爱劳动/ ~了两句/ 我也~过别人。3/25 | | |
| 《孙本》 | 专指对缺点、错误 提出意见。 | 提: 说起; 指出 | 为了这件事, 老师狠狠地 把周华~了一顿。1/3 | | 提意见 |
| 《徐本》 | 经理~了这种不负 责任的做法→经理 指出这种不负责任 的做法是错误的。 | 指出: 告诉……说 | 那天, 我把他~哭了/我 都~过他三次了, 可他 就是不改。2/5 | | |

(注: 表中 “释词” 部分是对 “释义” 中词语的解释, 下同)

在释义方面: 三部词典分别用了 “指出 (错误)” 和 “提出 (意见)” 作释。释词和被释词中的第一个语素都是从物理行为范畴转移到言语行为范畴来的, 因而用它们作释未尝不可, 但是各部词典对释词的解释显示出差异。《孙本》和《徐本》都用了最基本的 SAV “说”, 优于《孟本》, 《孟本》在第三轮释语中仍然用的是转移而来的 SAV, 且跟第一轮释语同语反复。显然这部词典没有特别意识到这是在给 SAV 释义, 应该明确揭示出 SAV 的特性。

在示例方面: “批评” 作为唯 SAV, 其一, 它可以带语词性宾语; 其二, 可以带小句宾语, 其内容正是释语中提到的 “缺点” 或 “错误”。三部词典中只有《孟本》各举了一个例子。另外, “批评” 是一个施为动词, 施为动词的典型句法格式是 “我~ (你) ……”。虽然不是所有的施为动词都可以进入这一格式, 但如果该词具有这一用法, 最好

第二, 示例。看是否展示了 SAV 的词义内涵及句法特点。

第三, 语用信息及相关内容的说明。

第四, 同义词辨析。

示例出来。各部词典都没有举出这种用例, 下面结合语用来阐述这个问题。

在语用信息说明方面: 表中此栏皆空缺, 且示例中也没有提供相关信息。而语料显示, “批评” 在这方面并非没有需要说明的内容。且看例句。

(15) a. 我的章老师, 今天我要批评你!

b. 这我就要批评你了, 肖科平, 这就太尖刻了。

c. 这我可要批评你于观, 不能再这么玩命干了, 你想当第二个李文华呀!

(16) a. 老马, 这可不是我批评你啦, 你也太粗心大意了。

b. 不是我批评你们, 挣钱真是门学问。

c. 不是我批评你, 人活着怎么能光为自己吃好穿好呢?

d. 老赵呀, 不是我批评你, 几个群众闹事, 你不劝阻, 还在后面起什么哄呢?

(15) (16) 展示了“批评”作为施为动词的用法, 说“批评”之词, 行批评之事。由于受礼貌原则的制约, 不能直接说“我批评你”, 而要像(15)那样说成“我要批评你”, 形式上表达的只是批评意愿; 或像(16)用否定句, 说成“不是我批评你(们)”, 形式上更委婉, 事实上更强调听话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非批评不可。(15) (16) 中的例句除了(15) a, 都是显性施为句加隐性施为句, 隐性施为句提出说话人的意见或指出听话人的错误。隐性施为句的句型, 有直接表现批评语力的主观评价句, 如(15) b、(16) a; 有间接表现批评语力的主观

判断句, 如(16) b; 有加强批评语力的反问句, 如(16) c; 有批评语力最强的事实陈述句加反问句, 如(16) d。而(15) c很可能是说话人以批评的方式表扬听话人。汉语表达批评行为的这些特点如果不在学习词典中展示出来, 那对非母语学习者的帮助就很有有限了。

在同义词辨析方面: 此项各部词典阙如, 仅《孙本》列举了一条。该词典“责备”释为“批评指摘”, “指摘”释为“挑出错误, 加以批评”, 若把“责备、指摘”列为“批评”的同义词, 并加以辨析, 作为学习词典, 功能才算完善。

(二) “感谢”(准SAV)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表3展示了“感谢”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表3 “感谢”在三部词典中的处理情况

| 词典 | 释义 | 释词 | 示例 | 语用信息说明 | 同义词 |
|------|-------------------------------|----------------------------------|--|--------|-----|
| 《孟本》 | 用言语行动表示感激。 | 表示: 用言语行为显出某种思想、感情、态度等/感激: (未收录) | ~你救了她/ ~一番(通) / 他正在~着帮忙的人 / 你这样热心帮忙, 我很~。4/17 | | |
| 《孙本》 | 用言语行为表示谢意。 | 表示: 显出某种思想、感情或意义/ 谢意: 感谢的心意 | ~不尽/ 我很~你给我带来了喜讯。2/5 | | 感激 |
| 《徐本》 | 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非常~。→我要特别对他们说声谢谢。 | 说: (略) / 谢谢: 向……表示……感谢/ 表示: 说…… | 你们来看我, 真是太~了 / 我代表大家~你们的热情招待 / 这点儿小事, 用不着~。3/4 | | |

在释义方面: 各部词典都揭示了“感谢”的言语行为意义。从《孟本》《孙本》《徐本》的释义用词来看, 它们都把“感谢”看作唯 SAV。

在示例方面: 各部词典都举出了“感谢”作为施为动词的句法格式, 而且都有带程度副词的用例。能带程度副词, 是心理动词的句法特点, 这也证明将“感谢”作为唯 SAV 来解释是不准确的。在突出言语行为义的示例方面, 只有《孟本》举出了带数量词的宾语, 但“一番(通)”是大多数心

理动词也可带的, 若能举出“去感谢他几句”“连声感谢”这样的例子, 则更好。

在语用信息说明方面: “感谢”作为最基本、最常见的人际行为, 不同语言在用词及表达方式上都有差异, 因此, 一部汉语学习词典有义务将汉语如何使用感谢语的相关信息告诉读者。作为准 SAV, “感谢”还有不同于唯 SAV 的特点。且看例句。

(17) a. 唉, 蕾丝, 我们哪, 还得感谢你哪。

- b. 他的生命全系在事业之上, 是你拯救了他, 我们真要感谢你了!
- c. 我们要好好感谢你, 要到你们单位去, 找你们领导, 好好表扬你。
- (18) a. 桂枝, 我感谢你, 你知道我的嘴很笨, 不会说什么, 我感谢你!
- b. 我,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 c. 那我拜托你了, 蜜糖, 你对二哥那么好,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
- d. 如果你们能对此表示理解, 我真不知将怎样感谢你们。
- (19) 小姐, 请用你的眼睛“看”电影, 我们将很感谢你!

首先, (17) 的“感谢”都带助动词“得/要”, 这是委婉的显性施为用法, 实际已施行“说感谢”的行为, 有时候“要感谢”还蕴含着说话人将会采取某种物质行动, 如(17) c, 显性施为句(“我们要好好感谢你”)之后是一个表示承诺的隐性施为句(“要到你们单位去, 找你们领导, 好好表扬你”), 体现出“感谢”是兼跨言语、心理及物理行为的动词。其次, 表达“感谢”的隐性施为句通常是说明感谢原因的小句, 可以是陈述已然事实, 如(17) b、(18) c 前半句; 也可以是表示未然的假设, 如(18) d; 也可以像(18) a 那样陈述说话人无法陈说感谢的原因。再次, (18) b、(18) c 后半句、(18) d 显性施为句和(18) a 隐性施为句用否定式, 感谢语力甚于(17) 各句。而且(18) b、(18) c、(18) d 所表达的通常不是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说感谢, 而是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物质行为)来表达感谢, 因此, 语力更甚。最后, (19) 显示, “感谢”用于将来时可以表示强制性请求, 而不是真正的感谢, 这跟英语 thank 的用法类似(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²⁾)。以上关

于“感谢”的语用信息, 有必要在学习词典中通过恰当的方式提供给读者。

在同义词辨析方面: 仅《孙本》列举了一个“感激”。“感谢”和“谢谢”“感激”在用法上的区别, 作为学习词典, 有必要明确说明。至于“道谢”“致谢”“申谢”等词跟“感谢”的区别, 在高阶学习词典中应予以辨析。

(三) 综合讨论

以上我们选取两个个案, 从释义、示例、语用信息说明和同义词辨析四个方面考察了三部词典对唯 SAV、准 SAV 的处理情况。总起来看, 可以得到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 要把唯 SAV、准 SAV 以及类 SAV 在释义方式和释语用词方面成功地区别开来, 需要编写者具备明确的言语行为范畴观念, 要清楚物理行为动词、心理行为动词和言语行为动词的区别与联系。

第二, 示例不在于越多越好, 把该词所有的语法特征都展示出来, 同时还应展示最能体现该词特征的例句。比如施为性的 SAV 就要举出小句宾语句或言语性宾语句, 准 SAV 则既要有 SAV 用法的例句, 也要有非 SAV 用法的例句。至于是否可用于被动句, 可带什么样的补语等信息, 只需在专门的语言提示插页中分类说明动词的语法共性即可, 学习者知道某个词的语法类属之后完全可以类推。

第三, 言语行为动词的一些语用信息, 比如相应的隐性施为句、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礼貌原则等, 不能在一个词条中注明, 更不可能仅靠示例加以解释, 这就需要利用知识框或者插页来进行说明。这方面一些英语词典的编撰经验颇值得借鉴, 像《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³⁾, 专门设置了语言提示插页, 说明道歉语、批评与赞扬、请求、致谢、询问、称呼、礼貌等语用知识。

第四, 同义词辨析是学习词典的基本功能, 这一功能不只是学习言语行为动词的需要, 所有常用而又不易区别开来的词汇都有必要进行辨析。从中介语语料库中选取留学生容易混用或误用的词来加以辨析, 不仅注重汉语词汇本身的关系, 还考虑到学习者母语负迁移造成误解、误用的因素, 将会使同义词(易混淆词)辨析更有针对性。

五、汉语言言语行为动词习得偏误分析

(一) 几个SAV的偏误实例

以下7个例子, 都是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句。部分例句引自任长慧(2001), 部分例句为笔者教学中的记录。句中加黑的词语为误用词, 后面括号中的词语为当用词。

- (20) * 我的中国朋友讲我一句成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告诉)
- (21) * 她的男朋友有广东的方言, 他总是不用方言对我说话, 所以我问他, 请说标准的普通话。(要求)
- (22) * 我问我的老师帮我订菜。(请)
- (23) * 昨天的晚会里, 没有人问我跳舞。(请)

- (24) * 我的老师告诉我们做这课的练习。(叫 / 要求)
- (25) * 如果我努力学, 如果请老师们给我劝告, 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提高我的水平。(建议)
- (26) * 老师, 别拍我的马屁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夸)

这些偏误大多数是初、中级学生受母语负迁移影响造成的, 下面结合英汉对应的SAV及汉语词的词义构成成分来分析造成偏误的具体原因。

(二) 从SAV词义成分的角度分析偏误

以下表4展示上节例(20)至(26)误用、当用的SAV的词义构成成分, 以及与之对应的英文词及其所属SAV次类。“词义成分”中加号左边的英文词表示特征义, 右边的英文词表示范畴义(与SAV次类相同), 其中LOCUT、DIR、ROG、EXP分别为locutionary、directive、rogative、expressive的缩写。英文词后方括号中的中文为词义成分的具体说明。斜杠后面的中文为词义成分所关联的语素, ☒表示在一般人的心理词库中该词义成分没有相关联的语素。

表4 英汉对应的SAV及汉语词的词义成分

| SAV 次类 | 英文词 | 例 词 | 词义成分 |
|--------|------------|-----|-------------------------------------|
| 说话类 | tell | 讲 | [MANNER]/ ∅ + [LOCUT]/ 讲 |
| 断定类 | | 告诉 | [ASSERTIVE]/ 告诉 + [CONTENT[信息]]/ ∅ |
| 指令类 | | 叫 | [INTENTION[使人做事]]/ ∅ + [DIR]/ 叫 |
| | ask | 请 | [INTENTION[请求别人]] + [DIR] / 请 |
| | | 要求 | [INTENTION[要求别人]] / 要求 + [DIR] / ∅ |
| 疑问类 | | 问 | [INTENTION[索取信息]] + [ROG] / 问 |
| 指令类 | advice | 劝告 | [MANNER[努力使人接受意见]]/ 劝 + [DIR] / 告 |
| | suggestion | 建议 | [INTENTION[给人做事的意见]]/ 建议 + [DIR]/ ∅ |
| 表情类 | flatter | 拍马屁 | [MANNER[像拍马屁一样讨好]]/ 拍马屁 + [EXP] / ∅ |
| | praise | 夸 | [CONTENT[某人某事好]] + EXP/ 夸 |

根据表4所示,上一节所举词汇偏误大致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若一个母语词兼跨几个SAV次类,目标语中有几个词分别相对应的话,受母语影响,这些词往往会用混。如tell之于“讲、告诉、叫”,ask之于“问、请、要求”。(20)(24)和(21)(22)(23)的偏误正是如此。

第二,词义成分显示,说话类动词主要描写说话行为的方式,因此,这类动词的与事论元不能作为间接宾语出现在动词后。这是(20)“讲”不正确的具体原因,这表明说话人未掌握“讲”的句法特征。由此可见,一些句法偏误实际是由词汇偏误导致的。

第三,不同次类的SAV有不同的词义构成成分,有的例子从词义和句法上看都没有问题,但所说非所意(what is said is not what is meant)。说话人未能区别相关SAV的词义特征。如(24)“告诉”属陈述类,只是传递信息,尽管这个信息也可以是未然的(即施事对未然事件或事理的断定),但不能像指令类动词(如“叫、要求”等)传达使人做事的语力。

第四,中介语会话活动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违反,通常不是由说话人的信念造成,而是由词汇误用造成的。Leech(1983)的礼貌原则要求“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impolite belief”。Cruse(2004)修改为“Choose expressions which minimally belittle the hearer's status”。这一修改使礼貌原则能更好地解释语言习得过程中违反礼貌原则的偏误现象。说话人若不清楚某个词(或片语)具有轻视(不尊重)听话人的负面效果,就可能做出错误选择。(26)很可能就是说话人在利用自谦策略时错误选择了“拍马屁”一词。

第五,不少词汇的语义特征与其词源(包括俗

词源)有关。说话人若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一些近义词就无法区分,从而导致误用。如“劝告”具有努力使人接受意见的语义特征,该特征来自语素“劝”的语源。“劝”本是奖励、勉励的意思,后引申为勉励人向善,再引申为通过言语行为努力使人接受自认为好的意见,往往预设听话人正处于消极状态。“建议”则没有这些语义特征。(25)说话人不清楚二者的差异,因而用错。(26)说话人若能知道“拍马屁”的俗语源,也就不会误用。第一部分(2)b、(2)d、(2)f、(2)h、(2)j、(2)l、(2)n不能说的原因,与“说、讲、谈”的语义特征及其语源不无关系。

六、结语

本文首先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SAV的问题,然后在探讨SAV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以及言语行为构成特点的基础上,对SAV做出了界定。认为吐词、表意是SAV的核心语义特征,是其成词的必要条件,并认为SAV是一个家族相似性范畴,根据吐词、表意成分在动词义域中被聚焦、凸显的程度,可分出唯SAV、准SAV、类SAV和非SAV四个层次,一般讨论的SAV包括唯SAV和准SAV。根据界定,“朗读、复述、背诵、翻译”等词被排除在SAV之外,这些词意义结构中只有吐词成分,没有表意成分,因而只能称为语言行为动词,而不能称为言语行为动词。

本文采纳Leech描写主义观点,修订其分类框架,将SAV分为行事动词、说话动词和拟音动词三类,行事动词又分断定、指令、承诺、表情、疑问五类。本文选取两个表情类动词“批评(唯SAV)”和“感谢(准SAV)”,考察它们在三部学习词典中的处理情况,发现这些词典在SAV的释

义、示例、同义词辨析,尤其是语用信息说明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文最后对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 SAV 出现的偏误实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为了促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我们要重视跨语言比较研究,重视词汇的语义特征、语源知识和语用信息的说明,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帮助学生准确领会词义,正确而得体地使用词汇。

本文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对言语行为动词进行讨论,这只是初步的个案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① SAV 是言语行为习得的路标,可否根据 SAV 的类型组织相关话题来编写

会话教材、开展口语教学?②《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共 280 个 SAV,这些词语及其相关意义、相关语用知识在现有的学习词典和教材中的处理情况如何?③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对 SAV 及相关言语行为习得情况如何?有何共性或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如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必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作者简介

张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对外汉语教学。

附注

- 1 示例一栏选的都是各部词典最能体现该词特点,尤其是能体现言语行为用法的例句。例句后的数字“3/25”表示从 25 个例句中选了 3 个。余同此。
- 2 参见由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合作出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 3 参见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4 年出版的《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

参考文献

- 邓恩明.语用学与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3).
- 吕文华,鲁健骥.外国人学汉语的语用失误.汉语学习,1993(1).
- 孟琮,郑怀德,孟庆海,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任长慧.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分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 孙全洲.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 吴剑锋.现代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徐玉敏.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 钟守满.英汉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认知结构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Cruse, A. *Meaning i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83.
-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ierzbicka, A. *English Speech Act Verbs: A Semantic Dictionary*.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1987.

(责任编辑 安琪)